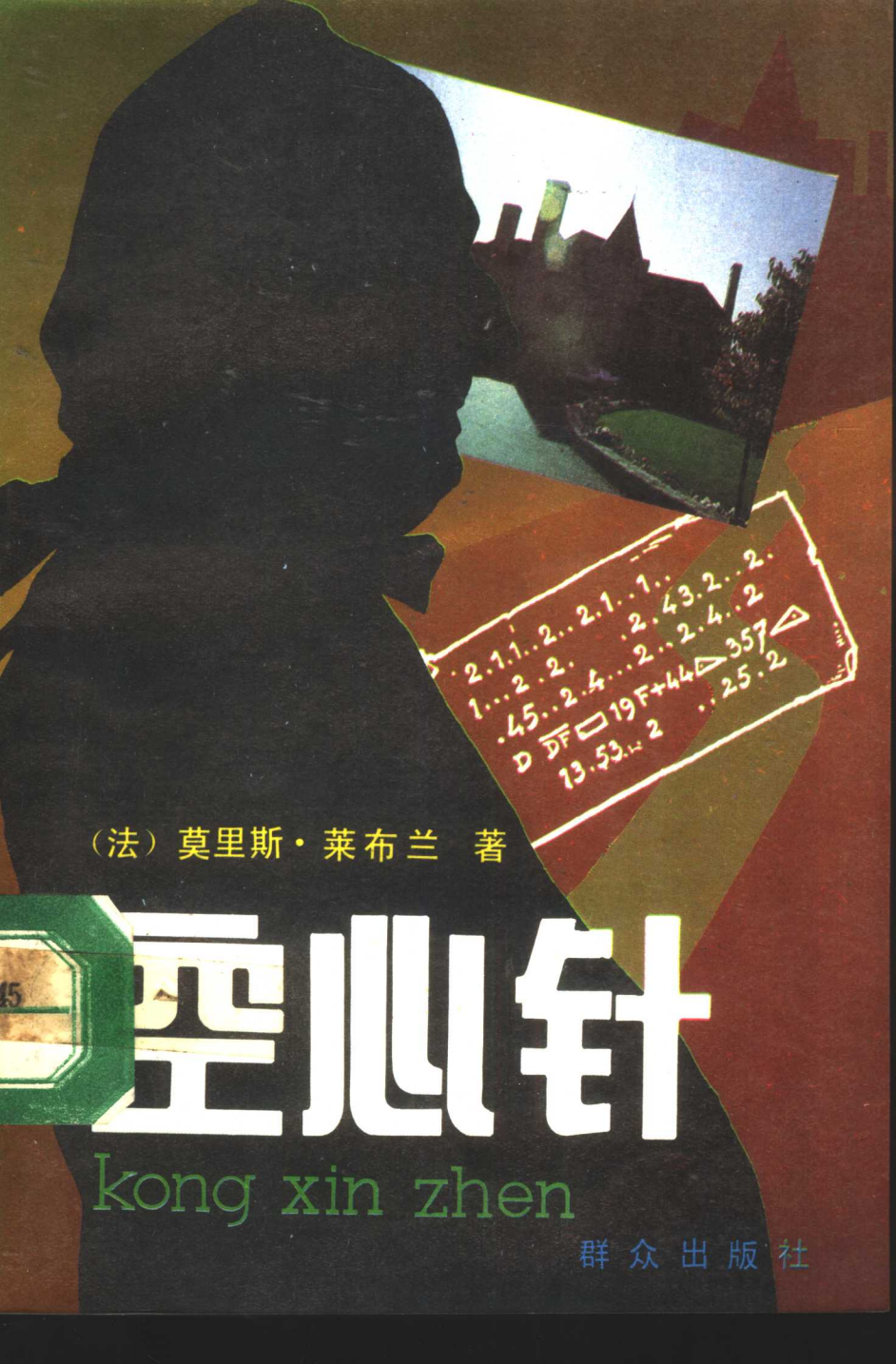




(法) 莫里斯·莱布兰 著

空心针

kong xin zhen

群众出版社

947253

1565.45
54448



1565.45-
54448

空心针

(法)莫里斯·莱布兰 著

王鸿宾 译 郭俊良 校



F03570

·北京

(京)新登字093号

空 心 针

【法】莫里斯·莱布兰 著 王鸿宾 译 郭俊良 校

群众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

北 京 通 县 印 刷 厂 印 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.5 印张 135 千字

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

ISBN7-5014-0783-5/I·237 定价：3.70元

印数：00001—7000册

内 容 提 要

《空心针》是以描写“盗窃大师”亚森·罗平为主角的一系列惊险推理小说中的一部，情节紧张曲折，引人入胜。

故事开始。在紧邻有名的中世纪安布鲁梅西修道院，一座古老的宅邸，居住着很富有的热司弗勒伯爵一家，包括女儿和侄女雷梦德·圣·维朗小姐。深夜，响亮的枪声，惊醒了主仆，伯爵惊倒在地，秘书躺在地上流血。墙上四幅名画不见了……一阵慌乱闹翻了住宅。近处一个男人，举灯向着小姐照射，他擦掉地毯上的脚印很快走出房门。维朗小姐带枪绕过废墟想要堵住逃走人的后路，和仆人一起搜查着，渐渐远离了人们的视线。

维朗小姐芳踪何处寻？一纸密码所指为何？又怎样破译为“空心针”的？针堡究竟在何方？报载美国青年夫妇自杀后尸

体不翼而飞，……一个个疑点，一团团迷雾，点点谜踪纷呈眼前。侦察与被侦察者，明争暗斗，各自在报纸上披露材料，真的被假的掩盖，假中似有真情，真假难辨……

书中作为亚森·罗平对立面的英国探长福尔洛克·席尔斯，实际上是福尔摩斯的化身，但也相形见绌，技输一筹。故事在两人斗智过程中展开。经过多番较量，寻踪觅迹，露出眉目。一方在奇妙的洞府与美丽的小姐真诚相爱恋，保护着举世无双的珍宝、真迹名画，一方在探寻“空心针”堡，直到登上针峰顶端。终于使“空心针”之谜揭晓。

序

莫里斯·理查森

亚森·罗平，这个自爱德华时代以来法国惊险小说中的英雄人物，是当时最著名的文学形象之一，享有世界范围的声誉。

这位梁上君子最早出现于《亚森·罗平的事业》中。该书1907年首次在法国出版，原著和译本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。此后，每隔一段时间，即有续篇问世，不少已编成了短篇集。《空心针》(1911)，是独立成章的小说之一，全书只叙述罗平的一个冒险故事。它具有莱布兰的典型文风：简洁、生动；加上曲折的情节和戏剧性的对话。有关罗平坠入情网的描写也是出色的。他的风度是那样地打动了美丽的雷梦德，当时被视为颇有法国骑士的伟大传说，甚至将他和著名骑士相比较。法国人虽然不要求过高的现实主义标准，但还是倾向于相当严肃地对待这位侠盗。

不熟悉亚森·罗平，只是在本书中才第一次接触到他的读者，请务必寄予一定的信任。莱布兰像戏剧家那样，从中间开始他的故事：罗平受了伤，退出了舞台。在他未再出场之前，我们必须面对异想天开的伊西多尔·波赫勒——爱好侦探的学生，并通过他的眼睛，看到大部分活动。当我14岁初读《亚森·罗平》时，这个人物引起我强烈的共鸣。我高兴地发现，现在，亚森·罗平依然没有失去他的魅力。尽可能推迟主要英雄人物的出场，是莱布兰常用的手法之一。对读者来说，这就需要跟着野兔和猎犬跑，在未弄清身份

以前，只能得到突然而来的一两笔勾划。本世纪初，当惊险小说大量涌现时，它们全都属于幻想的范畴，并受到宽容。没有人抱怨它们节奏拖拉。

波赫勒解开的《空心针》之谜，构成充分依靠密码和历史线索的双重探宝，也就是寻找罗平用以密藏大量赃物的贮藏所，其中包括难以置信的艺术珍品，其价值远远超过所有美国百万富翁收藏品的总和。罗平有完美的艺术修养，在打实业界巨头或欧洲首都的藏画馆的主意之前，根本不需要去征求某一位专家的意见。尤其异于常人的是，他计划把这批庞大的收藏品转交给祖国，当……但是我不能提前都说了。

不等读到一半，你就会惊奇地发现，歇洛克·福尔摩斯几乎以福尔洛克·席尔斯的名字出现了。他是被热司弗勒伯爵请来破案的，因为甘尼玛督察已经力不从心。确实如此，在好几本书中，甘尼玛总是智穷力竭。席尔斯在《亚森·罗平的事业》中就已经露面。犯罪小说作者像民间诗人那样，经常彼此转借角色。

目 录

一、开枪·····	(1)
二、伊西多尔·波赫勒——中学六年级学生·····	(24)
三、尸体·····	(47)
四、对面交锋·····	(68)
五、追踪·····	(90)
六、一桩历史秘密 ·····	(106)
七、“针”的线索 ·····	(125)
八、从凯撒到罗平 ·····	(146)
九、芝麻，开门！ ·····	(159)
十、法国国王们的宝藏 ·····	(175)

一、开 枪

雷梦德侧耳倾听。有两回响动，在静夜中显得格外清楚；可是，响声太轻了，说不出是远是近，是在这座乡下的大房子里，还是在花园深处。

她轻轻地下了床，推开半关的窗户。月光笼罩着宁静的草地、树丛。对面老修道院的残垣断壁，显露出凄凉的轮廓。一阵微风悄悄滑过，只拨动了树枝上刚刚长出来的嫩叶。

突然，她又听到了那同样的响声，……在左边，在下面，在房子左侧的居室里。尽管她不算胆小，但也有点害怕。她穿上睡衣，拿起火柴……

“雷梦德……雷梦德……”

隔壁的房间里传出了耳语般的呼唤。门开着，她摸着黑朝那边走去，苏珊表妹跑了过来，扑进她的怀里。

“雷梦德，是你吗？听见没有……？”

“听见了……你也没睡着？”

“大概是狗把我吵醒了……刚才……它现在不叫了……甚么时候了？”

“大约4点钟。”

“听！肯定有人在客厅里走动！”

“不要紧，苏珊，你父亲在下边。”

“那他有危险了，他的房间紧挨着小客厅。”

“达瓦先生也在那儿。”

“他在另外一头，永远也听不见的。”

她们犹豫不决，不知所措，该不该叫人、求援？她们几乎害怕自己的声音。这时，苏珊已经走到窗口，差点儿没喊出来：

“看！……一个男人……喷泉跟前！”

一个男人正急忙地走开，挟着一大堆不知是什么东西，磕磕碰碰地走不快。他从老教堂旁边过去，拐到围墙后门，然后消失了。门一定是开着的，没有听到铰链的嘎吱声。

“他是从客厅里出来的。”苏珊小声说。

“不，楼梯和客厅还要靠左边一些，除非他……”

俩人同时想到一个可能，于是把身子探出窗外。就在下面，有架梯子搭在二楼上。一缕光线照亮了石头阳台，只见另一个男人也带着一些东西，跨过围栏，下了梯子，和先前的那个人一样，沿着那条老路跑掉了。

吓得差点儿昏了过去苏珊，跑了过来，结结巴巴地说：

“咱们喊吧……叫人吧……”

“谁能来呢？你父亲……要是那边还有人留下……要是

他们扑到他身上……？”

“那……那……咱们可以叫佣人呀……你的铃通他们楼上。”

“对……也许这样好些……只要他们来得快！”

雷梦德摸到床头的电铃，按了下去。她们听见楼上响起了铃声。那尖锐响亮的铃声，楼下的任何人都都能听得见。

她们等待着。四周静得可怕，连微风都停息了。

“我怕……我怕……”苏珊哆嗦着说。

猛然间，从下面传来了搏斗的声音、家具翻倒声、说话声、惊叫声，接着是一阵暗哑的呻吟，一个垂死者最后的咯咯声。

雷梦德跳到门口，苏珊绝望地拉住她的手臂：

“不……别离开我……我怕……”

雷梦德推开苏珊，冲向走廊；苏珊跌跌撞撞地跟在后面，她飞下楼梯，闯到大客厅，突然像生了根似的，定在门口。苏珊则在她身旁瘫作一堆。正对着他们，相隔三步远，站着一个男人，手里拿着灯。他把灯举向姑娘们，久久凝视着她们苍白的面孔，照得她们眼花，然后不慌不忙，以世界上最镇静的动作，摘下帽子，拾起一片碎纸和两根草棍，擦掉地毯上的脚印，走到门口，向姑娘们深深一鞠躬，走出了房门。

苏珊第一个跑进大客厅和父亲卧室之间的小客厅，可是刚到门口，不禁毛骨耸然。借着朦胧的月光，只见两个毫无生气的身体紧挨着躺在地上，她弯下腰，向其中的一个发狂地喊道：

“爸爸！……爸爸！……是您吗？……您怎么啦？”

过了一会，热司弗勒伯爵醒过来，吃力地说：

“别害怕……我没受伤……达瓦呢？……他活着吗？……刀呢？那把刀呢？……”

这时，两个仆人拿着蜡烛赶来了。雷梦德扑向地上的另一个人，认出了是伯爵的私人秘书让·达瓦，脖子上还在汩汩流血，脸色已然和死人一样。

她站起来，回到大客厅，从挂在墙上的战利品中摘下一支枪，走到阳台上。从头一个人下梯子到现在，不过五六十秒钟，他不会走远。果然，她看见那个人正绕过老修道院的废墟，于是端起枪来，沉着地瞄准，扣动了扳机。那个人应声倒下了。

“打中了！打中了！”一个仆人说，“我们抓住他了。我下去。”

“别忙，维克多，他正在站起来……你最好从楼梯下去，直奔小门，那是他唯一的退路。”

维克多赶紧跑出去，不过还没到花园，那个人又跌倒死了。雷梦德叫另一个仆人：

“艾伯特，你看见他了吗？靠近修道院走廊那儿？”

“看见啦，他正在草地上爬……完蛋了！”

“你在这儿监视他。”

“他没处跑了，废墟右边是开阔地……”

“维克多！你是不是守住那道小门，右边的。”说完，她又拿起枪。

“小姐，你不是要下去吧？”

“下去，”她果断地说，“让我……还剩一发子弹……要是他不老实……”

她走了出去，一会儿，艾伯特看见她朝废墟走去，喊道：

“他爬到废墟后面去了，看不见了，小姐当心……”

雷梦德绕过废墟，去堵他的后路，不久也脱离了艾伯特的视野。

过了几分钟，艾伯特还是看不见小姐，放心不下。他一面盯着废墟，一面靠近梯子，顺梯而下，跑出三十多步，就见小姐正和维克多在一道搜查。

“怎么样？”他问。

“没抓着。”维克多回答。

“小门呢？”

“我在那儿守过，这不是钥匙。”

“那……他一定……”

“哼，这个坏蛋，没问题，十分钟内准能抓到手。”

佃户和他的儿子被枪声惊醒，这时也赶来了。他们住在右边，有一段距离，不过也在围墙之内。他们一路上没有碰见任何人。

“当然碰不见，”艾伯特说，“这个坏蛋不会离开废墟……随他藏在哪个洞里，也要把他掏出来。”

他们开始有系统地搜索，敲打每一丛灌木，扯开缠在断柱上的一团团常春藤。他们见小教堂的门锁得好好的，合页也没坏，便围着教堂，察看每一个角落。结果只有一个发现，在他遭到枪击跌倒的地方，捡到一顶车伕用的帽子，皮子非常柔软。除此以外，再无其它。

宪兵队早上六点得到通知，在派出专差向迪埃普处的上级报告后，立即来到了现场。

10点钟，两辆出租马车驶下通向宅邸的缓坡。一辆是老式篷车，载着代理检查官和由一位书记陪同来的预审推事。另一辆是一般的轻便马车，坐着两位记者，分别代表鲁昂日报和巴黎一家大报。

古老的宅邸已经遥遥在望。它曾经是安布鲁梅西修道院先人们的住房，革命年代被破坏了。热司弗勒伯爵买下了它，并将其修复，至今已差不多20年了。它包括有一栋主楼，上面有一个钟塔，左右两翼各有带石栏杆的台阶环绕。从花园围墙上望过去，在诺曼悬崖高耸的台地那边，可以看到圣·马居里特和瓦伦热维尔两村之间的那一条蓝色的海峡。

热司弗勒伯爵和女儿苏珊住在这里，她是一位满头秀发的美丽的姑娘。雷梦德·圣·维朗是他的侄女，两年前因为父母都不幸去世，被他收养。宅邸中的生活是宁静的、有规律的，只有少数邻居偶尔过访。夏天，伯爵几乎天天带她们到迪埃普去。他身材高大，容貌漂亮、严肃，头发已经花白。他很富有，在秘书让·达瓦的协助下，亲自经管他巨大的财产。

预审推事一到达，就先听取了宪兵军曹克维隆的汇报。目前还没有抓到罪犯，不过花园的所有出口都已把守起来，要想跑掉是根本不可能的。

这些客人接着穿过一楼的大厅和休息厅，来到二楼，立刻注意到二楼客厅里秩序井然，傢具、摆设等，都各在原位，毫无损坏。左右墙壁上，挂着带有人物形象的精美的佛兰德挂毯。在对着窗户的墙面镶板上，有4幅宗教内容的油画，装在古旧的画框里，都是鲁本斯的名画，是伯爵的舅父、

西班牙大公博巴迪拉侯爵连同挂毯一起传给他的。

菲勒先生发言了：

“如果犯罪的动机是偷盗的话，无论如何，这间客厅不是他的目标。”

“那可不一定。”代理检察官很少说话，一说话总是反对推事的观点。

“为什么？亲爱的先生，一个强盗首先该想到的，就是偷走这些油画和挂毯，它们是闻名世界的。”

“可能来不及了。”

“走着瞧吧。”

这时，伯爵在医生的照料下，来到客厅，看上去好像并不在乎自己受到了攻击。他欢迎这两位官员，接着打开了小客厅的门。

自从出事以来，这个房间还没有让人进来过。它和外间不同，屋里乱七八糟，两把椅子翻倒了，一张桌子砸坏了，还有几件东西——一只旅行钟、一个公文包、一个文具匣——掉在地板上。一些散落的纸片上还有血迹。

医生揭开盖在死者身上的床单。让·达瓦身着他常穿的紫色衣服，足登带钉的皮靴，仰面朝天地躺在地上，一只手臂压在背后。他的硬领和领带给拿掉了，衬衣给解开了，胸脯上露出一个大伤口。

“肯定是立刻致死，”医生宣布说：“一刀足够了。”

“不用说，凶器就是我在客厅壁炉架上看到的，帽子旁边的那把刀啦？”预审推事说。

“对，在这儿捡到的。它和我侄女圣·维朗小姐拿的那支枪一样，都是从战利品架子上拿下来的。至于车伕帽子，

显然属于杀人凶手。”伯爵回答。

菲勒先生在室内进一步查看了若干地方，问了大夫几个问题，然后请热司弗勒先生说说他都看到、听到些什么？伯爵是这样叙述的：

“让·达瓦把我吵醒了，我睡得很不好，朦胧中似乎听到有什么动静，一下子睁开了眼睛。让·达瓦正站在我床边，手里拿着蜡烛，穿戴整齐……像他现在这样，因为他经常工作到深夜。他好像受惊不小，轻声对我说：‘小客厅里有人。’我自己这时也听到了，就轻轻地起床下地，推开连着小客厅的门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小客厅那头连着大客厅的门也被打开了，出现了一个男人。他冲过来，一拳打在我太阳穴上。法官先生，我说不出什么细节，道理很简单，事情一个接一个，太快了，我只记得主要的。”

“后来呢？……”

“后来，不知道……我晕倒了。等我醒过来，只见达瓦躺在我旁边，受了致命伤。”

“你怀疑什么人吗？”

“不怀疑谁。”

“没有敌人吗？”

“一个也不知道。”

“也不怀疑达瓦？”

“达瓦！敌人？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。达瓦给我当了20年的秘书，可以说是我的心腹。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和什么不三不四的事扯在一起，除了爱和友谊。”

“可是到底发生了抢劫和谋杀，这其中总得有个动机。”

“动机？怎么，明摆着是抢劫呀。”

“抢劫？你被抢了什么？”

“没有，没什么。”

“这样的话……？”

“这就是说，如果他们没偷东西，如果没丢东西，至少他们还是拿走了一些东西。”

“什么东西？”

“不清楚，可我女儿和侄女会完全肯定地告诉你，她们亲眼看见两个男人先后穿过花园，带着相当重的东西。”

“年轻的女士……”

“年轻的女士可能在做梦，是不是？开始我也这样想过，所以一大早就不断地盘问她们。不管怎么样，你再问问她们也不费劲。”

表姐妹们被叫进客厅。苏珊还相当苍白，发抖，几乎不能说话。雷梦德比较有精神，有男子气，也更好看些。她的黄眼珠里闪着金光，讲述了夜里发生的事和她介入的那部分情况。

“那么我可以这样认为，小姐，你的证词是肯定的喽？”

“完全肯定，那两个穿过花园的人，的确是带着东西走的。”

“第三个人呢？”

“他是空手离开的。”

“你能把他的样子描绘一下吗？”

“他老用灯笼晃我们的眼睛，只能说他是个高个子，大块头。”

“你也是这个印象吗？”推事转问苏珊。

“是的……不是，我觉得他是中等个头，细长身材。”